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二

十七史彙要 史記

二

眉山新編史記策要

史記四

蘇秦見燕易王辯讒辭

蘇秦為燕使齊人有毀蘇秦曰左右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乃見燕王曰

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

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趙武靈王與群臣胡服議

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

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滄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

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強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王之列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母尺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出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成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无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者舜無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穆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反為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駢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繆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

史記

二

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謂之叔請服焉公子成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不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也蠻貊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復事也聖人

觀鄉而順宜。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窮髮文身。錯辟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彫題。却冠秫繼。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記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培。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爰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鄆。微社稷之神靈。則鄆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刑。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鄆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尚禮之循。虞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舜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道。而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勢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鄆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人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人。今王不

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虞卿與趙郝樓緩爭割地賂秦議

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

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魏之攻開閔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

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

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

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

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固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因

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

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

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生而城盡來年秦復求

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弃前功而後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

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予秦兵不斲而多得地

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

主之地有尺而秦之求无已之地而給无已之求其勢必

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与樓緩計之曰子秦地何

如毋予孰言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試言公之

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丑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必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已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豈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一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拔兵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宝以先於王則是王一卒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丹封虞卿以一城

○張儀司馬錯申伐韓伐蜀議

秦惠王欲伐蜀以為道遠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防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

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以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逐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室哭。出據九鼎。策圖藉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而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撤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蜀。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害。秦利。及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卒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燕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云。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宗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

秦衛鞅變法議

秦孝公既用衛鞅。欲亦效天下議已。衛鞅曰。

疑行無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不可與樂成。論至慮者不和。於俗事大功者不謀。公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変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更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公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

循古而主夏勢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
公曰善以備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騶忌子善齊威王鼓琴對

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詔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
忌子推戶入曰

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
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
之深醇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
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
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
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
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
夫復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
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樂毅報燕王書

燕惠王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
趙恐趙用樂毅而棄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
謝之曰

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
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
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又暴露於外故召將軍
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指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
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
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言
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
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
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

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
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
王過繁。則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
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
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
餘業。而身以之遺事也。練於兵甲。言於戰攻。王若欲伐之。以與天
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往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
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
於趙。顧之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
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
王遁而走莒。僅以身以。珠玉財寶車申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
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剡立之楨。植於汶篁。自五
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
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
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
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里之疆。國收八百
歲之蓄積。及至奔群臣之口。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
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
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
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
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重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
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誹謗隨先王之名。臣之
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
子。交絕不出。聲譽忠臣去國。公素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
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諫。不察而遂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
王之留意焉。

魯仲連射聊城書

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



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并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并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楚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心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并計也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報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東海以十方之眾五折於外以万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笑矣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散

如文四

九

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解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主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法以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交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穢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管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

亦名不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相公
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相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
不變辭氣不怯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
加吳越若此一上者非不能成小節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
絕世滅後功名二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恚
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
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三日猶損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
隙想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
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噓而曰魯連欲爵
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訟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焉

眉山新編十七史卷第四

眉山新編史記策要

史記五

李斯上逐客書

韓人鄭國以作注既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干
曰諸侯之事秦者大抵為其王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
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
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木杲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
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逐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
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卒地千里至
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
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
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
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
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无富利
之實而秦无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
月之珠照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
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
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
駿良馭騾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節
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
傅璣之珥阿綈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治窈窕
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壺叩箏彈箏搏髀而歌呼嗚鳴使耳目者
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襄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并擊壺叩箏
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襄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辭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
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夫非所以跨海內
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

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眞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濟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蘇代遺燕昭王書

蘇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方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雖強而國害此二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強方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此吏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強方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

史記五

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後殘強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就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實之秦缺質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彈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高陵君尤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舉韓魏以伐齊自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及宋地歸燕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亦齊如脫羶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

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從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昏王出走。

蘇代遺穰侯止伐齊書

秦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

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以潰墮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乘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黃歇說秦昭王止伐楚書

春甲君者名歇姓黃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歇至聞秦之計恐壹卒而滅楚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聞兩虎相與

關而驚六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偏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宋方兼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土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卒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荊河內。拔燕酸。覆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直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繼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死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久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初涉水利而不知喻。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楚。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始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趙魏窮鬼。遇大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亦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死重世之慮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割腹絕腸。折頸捐頭。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而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恐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

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鍾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之南面攻楚。如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拔秦齊南以如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豈舉事而樹怨於楚，謹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遺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下，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方乘之，主庄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

范雎上秦昭王書

秦昭王時，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弟也，而涇陵君高陽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秦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

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得賞，有能者不得不得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又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王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賈不足以當棋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臣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

重任臣者之無天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
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王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
然則聖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
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王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
為其割榮者豈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
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魚舜禹後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
敢載之於書且後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
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
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詔乃謝王稽使以傳車
召范雎

蘇厲為齊遺趙王書

趙惠文王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
王書曰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
時享非數厲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
善之然而賢王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
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
趙乎物之甚者賢王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
故以齊餓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
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
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天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
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
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秦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
秦多諒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
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
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
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
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天不東下昆山之

王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強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主也。天下屬行以謀主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系於魏，反亞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佼，而今乃抵辜，自恐天下後事主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主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

眉山新編十七史文粹卷第五

備平對宋元王得龜問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夢見於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暮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許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

今寡人夢見一文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暮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許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光觀斗所指定曰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虫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應漢万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

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備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肯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趨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

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变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尽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虫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乃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去迎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強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強身死國亡今者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強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及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強暴強有鄉仁義有時万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由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風通而不相擺妖孽數變傳為異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虫置之谿谷故收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街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

糧之鉏之耨之口得所者自得所羨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強不
至故曰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商賈不強不得其贏婦女不強布帛
不精官御不強其勢不成大將不強卒不使令侯王不強沒世無
名故云強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強無不有也
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擯隻雉出於崑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
鑿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
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強不過鑿石於崑山也取
者無冬寶者無夏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
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
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夫此合氣以生百財
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
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
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
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桀桀有諛臣名曰趙梁
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系關龍逢左右悉死偷諛於傍國
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方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
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
諛臣名為左強誇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王牀犀王之
器象著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
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
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
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
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
腸如涓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獸時舉
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
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
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原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
諸侯爭之六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

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強也。故去取以暴強，而治以文
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
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
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強也。固以為
常桀為瓦室，紂為象郎，徵然灼之，務以費民，賦歛無度，殺戮無方，
殺人六畜，以辜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強，沛亂
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
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
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是觀之安
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克紂，其時使然，乃為
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
事而強，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
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
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遭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
三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謗，拜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
乃刑曰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
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
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
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
龜之力也。

宋史賈誼與司馬季主論議

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市。宋忠為大夫，賈誼為博士，二人
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問坐弟子
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
拜謁。司馬季主延之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語數千言，莫
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
五皇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
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

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
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
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
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證
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
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子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
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
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多行也。直道以正諫。三
諫不從。則退。其與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
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斂
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
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而前。熾趨而言。相引
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備
農臣。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其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

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幸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
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
飲駢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比夫為盜。不操矛
弧者也。攻而不月。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殺君。未伐者也。何
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禳。姦邪起不能塞。
官祿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為是
不忠也。才不賢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是
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辭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鷓鴣之與鳳皇。
翔乎蘭芷芎苢。并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
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天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
策定卦。旋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
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召吉
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越王勾踐。傲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

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千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千百錢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言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无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從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尽索之物游於无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存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詭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冰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

然欲疆國或力盡於上非此之矣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實多故駢騷不能與龍驤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嗚嗚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宜盛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万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文而愈安雖曾



